

[散文卷]

省登宇 主编

第十二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散文卷]

第十二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

省登宇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扬：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奖获奖者范本（散文卷）/省登宇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6
ISBN 978-7-5125-0036-5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9784号

飞扬：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散文卷）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6.25 印张 2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36-5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作者 简介

夏克丽

出生于1990年圣诞节前夜，就读于四川大学文学院。

喜欢史铁生，希望有一天也能写出像《务虚笔记》那样的作品。

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方言

1993年5月生于山东济南。

文青和愤青兼而有之，虽然很不情愿承认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了青年阶段。

非常呆，不知该算是闷还是闷骚。喜读书，喜电影音乐地下演出，

尤其喜运动，例如坚持呼吸、睡觉翻身、挤公交、游泳。

零用钱聊胜于无，没进过咖啡厅，不认识绝大部分的外国牌子跟新生代明星。

想要一直好好努力写下去。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丁斌

喜欢安静看书晒太阳的日子。

志向颇高，天分不足。想学铁头哥认真练笔，却懒于提笔。

矛盾、敏感、脆弱、失眠、瞎琢磨构成生活的全部。

希望写出好点的小说给朋友看，渴望美好的爱情。

作品见于《萌芽》等杂志。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杨逸飞

男，90后。

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周苏健

笔名安谔，1993年12月生于江苏常州，射手座女生，

现读于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有着多重性格，喜欢明媚亮丽，喜欢沉郁幽深，喜欢独立特行。

人生关键词：深刻，理智，血性。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卓好洁

女，笔名众多。中图弘晔传图书出版公司签约作家。
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徐衍

来自南方，现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念大三。
喜欢王菲、莫文蔚、twins；
喜欢米兰昆德拉、苏童、陈染、余华、颜歌、纳博科夫。
即将完成长篇处女作《小米村断代史》，
目前的状态是：修改长篇、复习考研。
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黄河

女，汉族，1995年12月6日生。电子杂志《浮光纪》文字编辑。
14岁开始写作，在《中文自修》上发表过文章。
获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张晓

出生于90年代，6月6日的双子座男生。
性格始终游走在浮躁与沉郁的边缘，受双子星的牵引，极具两面性。
喜欢安静，可是自己很聒噪；喜欢明媚，可是害怕阳光。
想要有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追随自己热爱的文字，
有吃不完的冰淇淋和善良的朋友，
可以站在没有人的街道上仰望城市中迷醉的红色夜空，任泪水恣意横流。
获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李明生

笔名米尼。出生在1993年“3.15”这个伟岸庄严的打假日子。
喜欢的乐队是扭曲的机器。对于文字的感情一直是挚爱而温暖，
愿终老以此祈福，换得内心决绝深刻的憧憬。
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作者 简介

林爱玉

女，1991年6月出生，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张煊昀

1993年生。曾获第十届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
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费青韵

生于上世纪90年代，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陈霏

女，1991年11月出生，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叶璇

女，1993年生，摩羯座。

ACM (Animation、Comic、Movie) 中心无限期重症患者。
太过平庸，无以示人。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何璇

一个感性的、喜爱文字和音乐的女孩儿。

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谢欣

生于上世纪90年代，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漆慧娟

女，笔名四玉，1992年的夏天出生于江苏盐城，快乐的狮子座。崇尚余秋雨的散文风格，欣赏张爱玲的小资情调，希望自己的文字可以给人们带去快乐和希望。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应颂祺

笔名染柒。1994年5月31日生于广西柳州。性格安静而不内向，善谈而不张扬。对文字有自己的坚持，相信梦想就在不远处。热爱文字与钢琴的小女生，期待并且害怕未来。热爱苏童、简桢、纳兰容若、杜拉斯、黄碧云。臆想症患者。文字趋于意识流，认为创作是艰难并且孤独的事情。曾获第十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一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温暖

笔名另维，1992年3月29日生，满族。烟霞癖，信佛，善舞善琴，爱旗袍，待篮球胜命。7岁入中国少年作家协会，连年优秀，已逾十载。作品散见于《萌芽》《最女生》《花火》等。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徐真然

女，笔名手手，1992年8月生于上海，狮子座。思考写出简单却能温暖人心的文字。目前最大的兴趣是系统解剖学。喜欢的作家有龙应台、伍尔夫、落落、七堇年。曾获第21届“新纪元”杯作文竞赛一等奖，2008年上海十佳校园写手“新锐写手”称号。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作者 简介

周丽晶

网名“影沫”。1992年出生，狮子座。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作品集《时光纪》。获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辛晓阳

女，光荣诞生于1993年7月，拥有和盛夏一样热情开朗的性格和对文字近乎偏执的热爱。笔名辛北，因生长于北方而得名。喜欢各地特色小吃，喜欢明朗的夏天，喜欢在暗夜用文字承载成长的重量。文章少许见诸报刊。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马盼盼

1987年出生，笔名“天涯蝴蝶浪子”，双鱼座男生。曾有散碎文字发表于《萌芽》《80后》等杂志。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邢颖

笔名珞汐子。1990年12月生于一个北方小城。火烈纯净相交融的射手座。相信宿命和轮回，喜欢自我地将文字里添上某种神秘的味道。希愿用温暖而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揭露并探视各种女性灵魂深处的孤独、阴暗、敏锐、尖利、美好。感激文学给自己所带来的救赎与光芒。部分文字见于《中国校园文学》、《萌芽》等。获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苏妮

1993年生。有时候虚荣，有时候低调。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灰蒙的天气里坐在灰暗的教室里灰头土脸地规划未来蓝图。最不喜欢的事情是在阳光的日子里坐在明媚的教室里灿烂地拟定时间计划的时候听到有十七八岁的孩子对我说他们很沉沦。坚信世界是一个美妙的圆，一个可以让恶毒巫婆和善良魔女一起念咒语的水晶球，善良最终会战胜罪恶并将以它的名义永垂不朽。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目录

CHAPTER 01

童年记忆

- | | | |
|-----|------|-----|
| 002 | 杨 | 夏克勋 |
| 012 | 布丁与我 | 方 言 |
| 018 | 童年记忆 | 丁 威 |
| 029 | 祖母绿 | 杨逸飞 |
| 035 | 旧 | 周苏婕 |

CHAPTER 02

从过去到过去

- | | | |
|-----|----------|-----|
| 044 | 一直很安静 | 辜好洁 |
| 052 | 我的天空 | 徐 衍 |
| 064 | 越长大越孤单 | 黄 河 |
| 072 | 五月等烟雨 | 张 晓 |
| 078 | 从过去到过去 | 李明生 |
| 083 | 80%完美的日子 | 林爱玉 |

CHAPTER 03

城恋记

- | | | |
|-----|----------|-----|
| 090 | 秒速五厘米 | 张焕昀 |
| 095 | 那戏 那豆 那人 | 费诗韵 |
| 099 | 南行散记 | 方 言 |
| 106 | 城恋记 | 陈 霏 |
| 110 | 遥远的尾城 | 叶 璇 |
| 115 | 江南游记 | 何 璇 |
| 121 | 睡地板的日子 | 谢 欧 |

CHAPTER
04

微爱

- | | | |
|-----|-----------------------|-----|
| 136 | 亲爱的，傻丫头 | 漆慧娟 |
| 144 | 微爱 | 应颂祺 |
| 147 | To You | 谢 欧 |
| 154 | 628札记 | 温 暖 |
| 158 | 千秋 | 徐真然 |
| 163 | 你予我的寂静海和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 周丽晶 |

CHAPTER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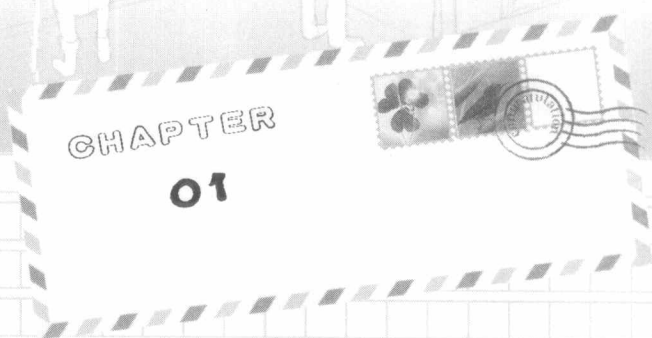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

- | | | |
|-----|----------|-----|
| 174 | 祭奠曾流逝的时光 | 黄 河 |
| 183 | 我是这样的病小孩 | 辜好洁 |
| 187 | 生命的六十二年 | 叶 璇 |
| 190 | 记忆的声音 | 辛晓阳 |
| 198 | 我在这里 | 张 晓 |
| 202 | 星辰 | 徐 衍 |

CHAPTER
06

路太远

- | | | |
|-----|-----------|-----|
| 213 | 我脚掌遗落的地方 | 丁 威 |
| 221 | 路太远 | 马盼盼 |
| 226 | 纸质世界 | 邢 颖 |
| 234 | 沉睡光年 | 应颂祺 |
| 242 | 你说远方，以梦为马 | 苏 妮 |



童年记忆

杨	文/夏克勋
布丁与我	文/方言
童年记忆	文/丁威
祖母像	文/杨逸飞
旧	文/周苏婕



杨

文 / 夏克勋

据我爷爷说，在我的老家东月镇，每个人生来都是一棵杨树。

东月镇终年都是静悄悄的，在华北平原广阔的土地上，你随处都会碰到那样的镇子，它们蜗居在大河柔软的腹部，在千百年来荡漾的水波声中安静如酣然入睡的婴孩。一圈圈高大挺拔的杨树像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一样围绕着镇子村落，它们年复一年守卫城堡的骑士一般矗立着，竭尽全力把手臂伸至镇子的头顶，悬挂在树干上的一串串树叶像极了大树宽大蓬松的绿色旗袍，夏日的晚风把夕阳的发丝呼啦啦地吹到树叶上，旋转的树叶就像是暗红色的云层在空中不住地翻滚。大树隐忍的勤劳使一整个夏季的燥热都被隔绝在镇子之外，把投射到镇子里炙热的光线给抚摸得柔和而阴暗，沿着那条碎石小道走进去，刹那间有时光倒流的错觉，像是走进一段陌生的故事，树枝低低地擦过头顶，像是

一位长者意味深长的抚摸，坚实的手臂上满是岁月在浩浩荡荡向前奔涌时不经意间划下的伤痕。

在我的老家东月镇一直延续着这样一个风俗：一个人出生了就要在院子里种上一棵杨树。所以那些家丁兴旺人家的院落里早已是郁郁葱葱的一片杨树林了。那一年的夏天爷爷曾几次打电话来说，属于我的那棵杨树长得粗壮高大，一定会给我带来好运气。我对关于杨树魂显灵的迷信说法向来是嗤之以鼻的，那段时间我正为未来的高考忙得焦头烂额，一点一滴时间的损失都会令我焦躁不安，所以时常是他没有说完我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掉了，然后把助听器狠狠地甩出去，像是甩出去的一个毫无意义的耳光。

从夏天开始爷爷的笑声就没有停止过，他的一张干巴巴的嘴总是咧到最夸张的弧度，满口的黄牙像紧密排列的玉米一样镶嵌在他暗红色的牙床上，他的皱纹在额头上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让你想起一阵阵荡漾开去的水波，那皱纹里挤满了愉悦和阳光，致使他在某一天听到邮递员在墙外响亮地叫我的名字时，黝黑的脸庞就像是刚刚犁耕的土地一样整洁明朗。

邮递员交到爷爷手上的是我苦苦等了三年的通知书，爷爷把那张鲜红的快递信封举到从树叶罅隙间遗漏下来的稀薄阳光里，像是在丰收卖粮时仰起脸验钱一样来辨别它的真伪，然后他笑呵呵地给邮递员递上了一包烟，眼睛快乐地眯成了一条狭长的缝。邮递员几乎没有推让就客气地收下了，这是我们老家村庄的风俗，但凡有喜事的人家都会给报信的人一包喜烟，图个喜庆，如果是男婚女嫁的大事还要额外添上一瓶喜酒，取名喝喜酒。

邮递员在推车离去时像记起什么东西似的停下转身对爷爷说，夏老师，领着孩子到祖坟上去拜祭一下吧，备上一瓶好酒一码鞭炮去给老祖宗说道说道。我爷爷恍然大悟地拍了下脑门，连忙谢过邮递员，他已歪扭着踏上了自行车向爷爷摆手道别了。

我爷爷作为村庄里最后一名教师，在十里八乡还是有一些威望的。大到结婚嫁娶，小到夫妻的床头琐事，但凡用到字的地方爷爷绝不会吝惜笔墨为前来

请求帮忙的人一展其苍劲的书法，那些字跟随着村庄的女儿外嫁到遥远的异乡，或者看着异乡的女儿在村子里和新郎款款步入洞房。每当这时爷爷的嘴角总会显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没有见过爷爷手持教鞭站在三尺讲台上慷慨激昂的样子，我出生那年爷爷就已告别了讲台在家务农了，只是从爸爸和叔叔偶尔的回忆中还能拼凑出他当年形象的细枝末节。我爷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你能看到他的时间里他的脸都是紧绷绷的，像是缠绕在一起的一捆麻绳，而且眉头终日紧锁，似乎每天都有要紧的大事等着他去操劳。

只是我妈时常用一种喟叹的语气说，他的一生都在痛苦中挣扎。这句话就像是一记重锤，把往昔的时光敲得粉碎，无论你想捡起哪一块收藏，里面都会有一段让人黯然神伤的过往。

那一整天奶奶都在忙着拜祭祖坟的事情，先是鲜红的蜡烛和青黑色的瓷烛台被小心翼翼地放到车筐里，还有那个一直被奶奶奉若神明的小小神龛也被放了进去，我记得小时候出于好奇总要问大人要神龛里的小人拿来把玩，所有的人听到这句话都要往我脚下呸的一声吐一口痰，然后吧嗒吧嗒摔打我的小手，只有我妈曾把它拿下来放在我的手里欣赏它明亮的袍子和红得有些假的嘴唇，为此奶奶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我不知道它就是观世音菩萨，也不知道奶奶为什么每天风雨无阻地要在上面上一炷香，然后坐在蒲团上念叨着一些我从来都没有听懂的词句。

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祖母信奉神明其实不是迷信，正因为他们摆脱不了尘世的烦琐嘈杂，才需要寻求一个寄托，然后再乐呵呵地继续生活。

那天晚上爷爷一夜未眠，盛夏夜晚的房间窗子一直开着，月光璀璨，越过窗棂在窗前的书桌旁涂抹了一片明亮，我起身去厕所时看到爷爷坐在那片明亮的光晕里发出一阵阵冗长的哀叹，在那样的叹息当中，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去倾诉一个早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倾述窝藏在心里比月光还要漫长的故事。

我眼窝酸酸地细听着爷爷的叹息，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家房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月河，沿着高高窄窄的河岸向北走大约七八里地，就到了一片数千亩的杨树林。每当村里某家新添一个家丁，爷爷都会去月河源头的杨树林给这个刚刚降世的婴孩选一株可以寄托魂灵的杨树。起初爷爷是不大接受别人邀请的，因为早些年选择杨树还是一种职业，多有一些流浪到此的僧人去给新生的孩子托魂。他们一路摇晃着转筒祈祷不止，随后又在杨树林里转来绕去，往往是折腾一个上午才会选择一棵杨树，他们选择的杨树高大粗壮，盘根错节的根系深入土层，一旦离开就很难存活下来。反复几次后村里人就觉得一定是自己罪孽太重触动了杨树的魂灵，便要在屋子里摆开烛台上一炷香，请求上苍原谅自己往生的罪过。

我最早跟爷爷去杨树林是刚过了七岁生日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动身很早，清晨凉凉爽爽，天的颜色是幽幽的蓝，还没来得及睡去的星星宝石一样闪闪烁烁，我光脚踢踏着路边柔软的小草，田野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甜味儿。河堤上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路的两旁开满了各色的花朵，虽然被前一天晚归的庄稼人的脚压迫得瑟缩，但在朝露的沐浴下，依然生机勃勃。河上漂浮着一层雾，那雾气像是没有过滤的豆浆一样，很不均匀，一块是厚重的白，一块又是稀薄的灰，有时像烟囱里袅袅而起的炊烟，有时又像一朵被风撕扯的云朵。看不见的河水在雾气的遮盖下尽情地闹腾着，间或有河水搅动的声响，也许是一群鱼在一起交流彼此内心的秘密吧。爷爷不和我说话，他在前面走得悄无声息，只有板车轱辘里遗留的一根草茎敲打着旋转的车轮，叮当作响，像是一只蹩脚的乐手在敲击银盘。我有时用眼睛盯着前方，像一个得意的将军一样巡视着河流两旁郁郁葱葱耸立在田间的庄稼，那些面目粗犷胡子拉碴的男人光着上身在田里劳作，整个背脊在跳跃的晨曦中反射着古铜色的光泽，他们偶尔会停下来仰头看一下浩瀚的蓝天或者血红的日头，间或用系在腰间的毛巾擦掉脸上的汗水，然后继续弯下结实的腰，娴熟地揪掉和庄稼争夺土地的杂草，直到晚霞的触角延伸到他们脚下，男人们才会拍掉身上的泥土，然后一个猛子扎到月河宽广的

腹部，把一身的臭汗幸福地甩到河里。一阵微风吹过，庄稼地里一片喃喃的低语，看到我爷爷推着车子走过时，在田里劳作的人就停下来手扶农具叫一声“夏老师”，爷爷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此时太阳已是高悬头顶，雾散了些，仍然像丝带一样低低地缠绕着田野和田野里的庄稼。

雾越来越淡，河流终于露出了鲜红的脸蛋儿，哗哗的水声反射着银白的光，远看像是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面狭长的镜子。瓦蓝的天空绽放着几朵棉花云，边儿上点缀着绚丽的粉红色。太阳正在蹂踏着遍地的露珠披着鲜红的霞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款款升起来，河水像被倒进了几千缸的染料晕染开一样，目之所及一片暗红色。在那片红色被洗涤之后，阳光就像是忽然闪亮的电灯一样天地间忽然就亮堂起来了，草叶上还没来得及滑落的露珠像珍珠一样闪闪烁烁。河面上向我们透出了一道明亮的光柱，我们走到哪儿那道光柱就跟随着走到哪儿。

草甸子里积聚起来的大风把割草的姑娘们的帽子吹得飘来舞去，草丛中忽然飞起几只夜宿的鸟儿，在半空中叽叽喳喳地叫着。更多的鸟儿飞到空中盘旋鸣啭，原本平静的草甸子顷刻间就闹腾起来，显示出一片勃勃的生机。爷爷停下车说：“孩子，累不累？”

“到了吧，爷爷？”

“嗯，就是那片杨树林。”

我顺着爷爷的手抬眼望去，视野里被大片大片翻滚的绿色晕染开，摇来晃去的叶子反射着斑斑点点的阳光，一阵风吹过，那些亮斑就在一片绿色的海潮中盈盈起舞，在我依然沉浸在那片绿色带给我的震惊里时，爷爷早已扛着铁锹在向下的慢坡上一路小跑着下去了。

爷爷说选择一棵寄托命根的杨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爷爷在一棵棵幼小的杨树之间来回检阅，拍拍结实的树干，耳朵贴上去倾听树的声音，他常说树也是通人性的，在你选择它时它会告诉你属于树的心事，每一棵树都在等待着可以陪伴终生的人。这样的理论对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的，我只是急着问爷爷我

的那棵杨树告诉了他什么，爷爷一把把我抱起来举过头顶说，它告诉我你将来会成为一个有能耐的人，可以给咱家光宗耀祖。爷爷的下巴紧贴着我的额头，灰白坚硬的胡碴把我扎得嗷嗷乱叫，我挥舞着手里的树枝大叫着我要当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爷爷爽朗的大笑惊动了树林里栖息的鸟群。

迷蒙中感觉爷爷在推我，睁开眼睛爬起来一看，太阳已摆到了西边，在树林里和爷爷吃过简易的午餐后，爷爷割了一捆青草铺在车子里让我躺上去，我睡了一大觉，透过树叶罅隙洒下来的阳光被褪去了燥热，树林里夹杂着鸟语花香的热风吹得我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的深处。爷爷已把选好的杨树移出来扛到了河堤上。

“孩子，快醒醒，帮爷爷把车子推上河堤，天不好，得赶快走，不然回去的路会被大水截断了。”爷爷站在河堤上焦急地朝我喊着。

晴朗的天空像是给人开了一个玩笑，突然在天上劈开了一道闪电，迷迷糊糊中我还以为是梦中的景象，太阳的光线已变成了橘红色，很短，好像没射到河堤上就被截断了。直到茶色的天空布满了乌黑的云，我才慌忙跳下来把车子拽上河堤。

“是要刮大风了吗？爷爷。”

“山雨欲来风满楼，走吧，孩子。”

我听不懂爷爷说的话，帮他把小树抬上去，爷爷还顺带割了几大捆青草，小车被堆得像一座小土丘一样高，爷爷在车把的横杠上拴上一根细绳子，说：“走吧大将军，把你冲锋陷阵的力气拿出来，拉车。”

大堤弯弯曲曲，像是一条大蛇盘在地上，我推着车子在蛇背上艰难地顶风走。这时从云缝里泻下来的是绿色的亮光，我低头看见自己的肚脐，再往下是膝盖，最后看到我的黢黑的脚趾。我偶尔回过头，看到爷爷额头上因用力而曲张暴突的青筋，像是隐藏在潮湿土地表层的蚯蚓一样让我心里发怵。爷爷正泪汪汪地盯着我，我赶紧低下头，死命地去抓那根牵引在车辕上的绳子。

走了几里路，太阳就彻底被黑云给遮住了。天地间一片混沌，没有明显的